



書經注卷之六

盤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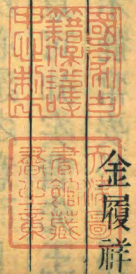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殷在河南鄆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以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書經注卷之六

此盤庚喻民之大旨也籲呼也眾感民之以遷爲憂者也五邦亳囂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粦木生條也蘖芽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圯耿旣來遷于茲舊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析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其土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爲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常安於一邦



不常其邑者至今凡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
事去患卽安則罔知上天之斷絕我命矣况
能從先王之大功烈乎若我商家猶有生意則
天其永我命于茲殷新邑於以紹復先生之大
業而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爲天下
中而京師者四方之本故云然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

上文喻民之辭明矣然所籲眾感蓋不欲遷者
皆在位者誡之其有苦於蕩析而言遷者則又

書經注卷之六

二

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教民必由乃在位
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
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日
遷都規模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
黜乃心無傲從康

眾羣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藥羣臣心術之病
無傲者警羣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
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仲丁來比九
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爲驕蹇不恭王事又利瀕

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蓋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蓋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非子自荒茲

書經注卷之六

三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眾聽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綱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傲上之戒力穡

則有獲喻勞遷永逸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
汝有積德

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
占膏腴之地擅口實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
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蕩析之民以故唱爲
異議而不之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流
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黜
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爲心都邑旣定百
姓安居則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
可牽於私愛而第爲目前計哉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
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也昏強也當作政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
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强力爲
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
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究以
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
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
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
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蔡氏曰奉承恫痛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
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
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
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
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爲不安非我有過
也此章反覆申言傲上之禍

書經注卷之六

五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蔡氏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
常使舊人用新器也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
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
於世臣舊家云爾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蔡氏曰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
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

非法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非以加汝乎愚按非罰非所當刑罰者也非德非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體神理之災福如何爾至篇未皆此意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近遠親疎用罪則伐之

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眾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下文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戒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傲康險虜浮言之戒

盤庚中 口復告...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詬民之弗率誕告用直
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

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檜栝再重車
宮轅門商制又簡質於此咸造勿褻氣象可想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天時

保衛也胥感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
君民相體一篇大意

書經注卷之六

八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
念我古后之聞

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
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
何不思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惟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
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
安定厥邦

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其康寧之樂上下同之
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爲

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
危就安將以大適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
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

困謂思慮之勞也旣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
以所疑告於上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以遷
徙半途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自敗腐其所

書經注卷之六

九

載之物矣故遷徙之忱不續又復淪胥以敗耳
有今謂但爲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爲後日之謀
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章言民不體君祇以
自誤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
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一專意於遷無有二志無復動於浮言以自斃
也遷徙之時人心渙散姦究之人易以投隙因
汝遷徙之勞迂汝以不遷之見則生理滅矣故

我之勉爾所以迓續乃命于天也進爾告之惟懷念爾故如此接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謂不遷也崇厚也此節言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爽亂也迪猶啟告也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

書經注卷之六

十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爾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慮一啟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意又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

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尙書凡弗不皆作亞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古文尙書猷念作繇古字猷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設中石經作翁中於義為長此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書經注卷之六

十一

遷徙之際服食器用子女臣妾皆寓道路不善不道之人易為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告然則今書篇目逸之告二字爾中

件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字本平聲公聲公聲亦當音洪耳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母戲
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膂歷告爾百姓于
朕志

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族
姓也此篇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
罔罪爾眾爾無其怒協比纔言予一人古我先王
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恢大
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

書經注卷之六

十一

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
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
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
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我王家
而我及奉承之耳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

蔡氏曰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以爲當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蓋盤庚於旣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旣往之傲情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喻民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以謂之邦伯此章以下喻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眾也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卽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卽

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
言也無母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
以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敬也敬布爲民之
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
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

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
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
湯舊都民居耿久奢侈淫成俗故不樂徙

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
侈下民邑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

書經注卷之六

西

都于殷

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
奢侈故盤庚遷于殷

唐孔氏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旣言君奢
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
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
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者無
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
意不欲遷也按孔傳之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
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言

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氏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輒謬也

愚按鄭氏博極古書當必有據意者陽甲之世盤庚相之常議遷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遂決遷焉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

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於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

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近
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遷之末成則
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
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
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
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
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奠
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
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

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
尙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
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
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
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
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
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
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
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
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

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鷲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正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子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牛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圖障然則天子

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爲過於禮故諫之其謂

書經注卷之六

六

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爲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爲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于良弼

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桀傳巖之野惟肖

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貌之間地名傳險澗水壤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爲氏云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

爲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

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愚按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旣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脩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爲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所本

難以語此高宗得傳說爲賢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於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爲高宗之知所本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蓋思而有所未通自以爲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能遽至自以爲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爲竭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功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

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暨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說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於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澈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仗也故常反求諸已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畧於人說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以聖期高宗此病旣除言則必行其資必可以聖其他皆不遺餘力矣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固在此於統

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

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

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

書經注卷之六

三

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民之標表也君雖爲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君之法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聰明之事

惟口既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之機萌則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荆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備說蓋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

書經注卷之六

三

此皆總明憲天之事上文旣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源在君心之標表而釋官亦不可不謹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

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

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知道者當默會於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

書經注卷之六

西

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啟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耻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處也止於善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政事醇美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祇所以爲褻非盡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它人觀之若
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
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
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
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
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非難行於身者
爲難全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

書經注卷之六

五

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
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功已至故說
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
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
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而王惟
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
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爲一章章凡三節以憲
天聰明爲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爲一章
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爲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
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眞要旨歟

說命下自器之效非賦學查不說賦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蘇氏謂遜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朱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語謂宅河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爲相蓋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老于采邑也此言爲學之始與廢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書經注卷之六

三

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高宗資學於傳說也蔡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蘖多則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敦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苦蘖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蘖之上鹽鹹于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爲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說曰王

林氏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書經注卷之六

三

此論爲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爲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温故知新是敦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爲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傳說始工夫極爲精密履祥按數學半之云自學記卽以爲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子王子以爲此章方言爲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慮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謁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卒就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者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

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但於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尙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數學之半也是以傳說於其所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思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其知其人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緬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

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
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
良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
學造其理也此履其事也學至於監成憲能與
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

書經注卷之六

完

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
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傳說布
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
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

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上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傳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書經注卷之六

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夫至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傳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蓋高宗之廟彤祭之日有雉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書經注卷之六

三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言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履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已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宗之事爲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傳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旣非義例矣又凡書

之本敘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彤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旣不親矣而曰高宗彤日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雉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交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已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淫戲自絕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

書經注卷之八

垂

不安養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章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謂有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殷民已望周師弔伐之來矣今王其如台言紂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爲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初受

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已有天命是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卽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

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子王子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尙留忠臣

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此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澗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證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

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邗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

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

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紂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斷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尚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

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
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
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
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書經注卷之六

三

武王伐商於東觀音自來矣
王外餘之軍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
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啟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悶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勿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使酒行凶曰酗謂先王成

書經注卷之六

五

功陳烈於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爲體猶春秋書魯我也紂之不善眾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爲之而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爲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爲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

且喪亡於今日憂驚傷感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子自指也言紂爲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人無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遜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顛隳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

書經注卷之六

堯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

此箕子荅辭也自紂爲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拂逆耆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沈酗敗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牲一說色純曰犧體脩曰牲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答

小大草竊等語

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讎斂若仇敵措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又以敵而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讐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之語

書經注卷之六

早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爲也商今日其遂至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爲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此爲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間也刻害也

箕子舊以微子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

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

當以出行爲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且賢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兩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隳之禍矣此答顛隳之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卽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

書經注卷之六

聖

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愚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

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賢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去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

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袁經輿觀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伐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脩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廢之而已

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不入商則紂已自
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
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
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
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遷
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
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遷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
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
說母乃躁謬已乎至於箕子比于俱以死諫偶

書經注卷之六

聖

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
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
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
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
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例矣且
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
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
不辯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七
金履祥

周書

秦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豕君
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
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

此章明爲君之道

書經注卷之七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

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

明紂失爲君之道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
子發以爾友邦豕君觀政于商

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爲天所怒首命文

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

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此章明周末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罪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大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大王自立家基如此爾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書經注卷之七

二

此章承上言紂失爲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眾况其罪既眾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友眾底天之罰

上文言弗承天誅討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眾致討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爲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爲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卽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爲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爲君之責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
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
足

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爲善而自足則
善心愈而入於惡矣惡人爲不善而亦自足則

書經注卷之七

四

惡心消而可以爲善矣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
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
度之意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

犁當作犂

昵比罪人淫醜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爲不善而
曰不足也其下所敘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
虐者皆籲告於天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

香爲惡之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命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
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
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
彼夏王

浮過之也喪去訖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

書經注卷之七

五

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
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
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旣浮
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得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襲會也言述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

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計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討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眾如林是亦勅敵師徒不無懼眾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

書經注卷之七

六

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於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正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爲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於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爲心於此可見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
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甯執非敬謂甯持我非
彼敬之心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
子引此謂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敬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百姓旣已如此卽當一德一心立定
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書經注卷之七

七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一人恭行天
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眾士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
以類從好善則所爲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爲
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
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卽天下
之惡皆一切爲之遂爲天人所棄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書經注卷之七

八

民紂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
玩狎而暴蔑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
故其所爲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於天結怨于
民也下文詳之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
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此皆狎侮五帝之實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罰

祝斷也已上皆敘其自絕於天之事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

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資助之意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

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迪蹈也殺敵爲果果敢爲毅登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

書經注卷之七

九

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讐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文以述紂惡類之彰此又以文王爲善一類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一篇之內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此則

周之必勝紂之必亾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僞書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尙書出而僞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做不及湯誓其書

書經注卷之七

十

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爲應天順人而時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眾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事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於商其爲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眾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爲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

爲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爲主又開說天人之應
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
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書者知此
當有見矣

書經注卷之七

十一

當官畏矣
五夫豈必效於世回互之精
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
正大豈必復效於世回互之精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衛州治之南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

書經注卷之七

七

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眾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髡微皆巴蜀之王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從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戟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竝列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紂嬖妲己以致亂
亾之因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

婦妲己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脩遺王父母弟言
王父母所遺諸孫蓋從弟也不遑以不道遇之

書經注卷之七

三

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
之所憎者誅之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
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邀功亦不在於多殺愆
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
擊刺也不愆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
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言之致丁寧之意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
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
戒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總茲三勗哉以弗勗于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
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
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秦誓武成一篇之中似
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而全書乎

履祥按秦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

書經注卷之七

古

師下篇自誓周邦之眾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
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
之長夷狄之酋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
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
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
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
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
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厥
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眾士故登乃辟
殄乃讐則爲周人言之不弛有顯戮皆自勅其

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黃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俾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書經注卷之七

六

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意謂軍中有楯而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誤解作楯者尤非也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朱子曰旣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

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
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今自陝府靈寶縣西
至潼關皆桃林塞受命謂聽任使也於是率以
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朱子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越三日庚戌

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書經注卷之七

七

柴望大告武成

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益
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
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
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
始誥諸侯上下之交入神之序固如此也

又曰漢志列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

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

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

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

生今文尙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尙書乃有此篇今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尙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以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旣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

書經注卷之七

文

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旣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旣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益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旣生魄越六日庚戌爲當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

無于已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
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
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
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
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顏注以爲今文尙書則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
未知何所据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

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爲玄王周有天下
尊稷爲先王

書經注卷之七

九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秦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
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
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蓋大邦以強力自負
然畏文王道德之強不敢肆也文王自爲西伯
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或伐
商而取天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底商之罪

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
定今從朱子正本但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
謂當有闕文朱子謂當有遜避警戒之辭若湯
氏之云愚昔從子王子參訂以氏商之罪係于
此粗爲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
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
湯誥之密益湯誓誓毫眾而未及諸侯故湯誥
誕告之辭加密秦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
告命之辭或不待加詳也

書經注卷之七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與諸侯更定儀等及命之之辭朱子謂史臣
之辭云

大邑周底商之罪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而問之箕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訪於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書經注卷之七

三

隲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宜然生長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條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爲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此言洛書所爲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

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陞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鯀而舜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爲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敘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

初一

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

書經注卷之七

三

此章爲洛書本文者皆爲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橫揆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眾有所以皇

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又治民也明辨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橫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病疾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

書經注卷之七

七

終之反是亦五也愚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證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

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

朱子說下去聲土上聲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土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倣此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物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如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書經注卷之七

七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爲極者專本於是朱子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爲之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盡之而箕子又

各發明其則從順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龔頑起情故肅言而能從則行令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徹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所思能通微則聖矣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

書經注卷之七

五

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以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

數

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

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曆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月星辰也
入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
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
盜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各本其風至

洪氏皆曰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
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
曆數箕子於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

書經注卷之七

美

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
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
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群綱一月該三十
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
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眾務
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家清明
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
之脩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
言歲月廢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
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

象則如星之眾而星之所尙有不同有好風者
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
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
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
則雨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
月周天則又以日爲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
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舉風
雨者爲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
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
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

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
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
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行南
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
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
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
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
庶民之休咎係乎土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
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眾

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星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

書經注卷之七

七

指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爲民之標準修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爲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傅氏子駿以爲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卽以繼皇建其有極之

下以爲皇極經文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

福傳文下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奔側欹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見於事也反側已私之變於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卽皇極之所以爲教者互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卽皇極之所以爲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於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爲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徇己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爲

書經注卷之七

完

而皆可安行於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安歸之歸此章詠嘆淫液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爲古今相傳之語爲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

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卽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主於皇極之敷言以是爲常行以是爲訓教則人主之訓卽天之訓也斯民以此敷言於是訓而是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蓋於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爨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書經注卷之七

辛

正公平而不偏尙也直如直道而行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尙強弗友氣習之剛強也則以剛治之爨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氣稟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尚明爽氣稟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灼龜曰卜揲蓍曰筮蓍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爲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蓍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蓋冒土而出也驛古文作圍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兆蓋勾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爲貞外卦爲悔傳所爲貞屯悔豫是也蓋貞之義正也悔之義

書經注卷之七

三

改也又說文悔當作𢇛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行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眾則公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

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

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
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体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
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

書經注卷之七

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
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

龜筮其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
出於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
筮知之耳故龜筮其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爲
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
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
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

久遠筮則僭信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僭信皆應若易之垂訓則答慰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爲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以易垂訓而龜書終廢云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精聖五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曰時五者來脩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脩凶一極無凶

書經注卷之七

三

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脩無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脩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脩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然時若卽所謂五者來脩各以其敘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義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

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燠順之德聰而謀則
閉藏默運好謀能繼故時寒順之至於思睿作
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箕子各以其
德之氣象所以以明類應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
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
棗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雱注謂
冒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迫則
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卽所謂一極脩之凶

書經注卷之七

書

也此言恒若以見極脩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
何也蓋一極脩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
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上文大約一以類配至
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
增入常陰一條於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
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內矣非箕子之言未脩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

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爲首富有廩祿康寧
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

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爲福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祇以荒亡戕賊而已且飽暖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爲福哉故好德居壽富康寧之後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書經注卷之七

五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脩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爲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爲君者体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贖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用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

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爲言是也又况章內曰攸好德曰旣富方穀曰錫福則爲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於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爲惡者與革面於爲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

書經注卷之七

美

以福也

無虐熒獨而畏高明

此節謂民有不幸而熒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此節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

錫福于民者當爲先不然人無所養下流則易爲善或難矣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爲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爲重蓋五福本係于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書經注卷之七

七

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天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

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用則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趨於六極矣其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臣之不可上僭以發明一義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

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杳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悞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

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
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
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
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
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
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
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
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
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
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

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
皇極爲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
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
告武王者則已脩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
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
亦坦然明白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
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
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
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
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

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賢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眾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

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又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經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爲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

變數之用也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
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
者爲君側者爲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
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也
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
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
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
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
復克水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
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
以爲妙也

書經注卷之七

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
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
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
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
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八圍
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
事于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

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于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徵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于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

徵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徵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徵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載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

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旣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天紀天人之事脩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入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

天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肅義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

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者
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
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
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
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未
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
所不能外也

書經注卷之七

書



不說快也
衆之一陷與昧天也
其八使其宮八門黑白向背
以識其古人制太乙散甲不空
經外世末能燻燻言也然其外野黃
異豈之推以圖也奇書之燻其用新翼聖人燻
經以至於其向張繼經以至於其向張繼經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常貢上易啟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王時未爲太保或者

書經注卷之七

七

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謹德乃一書之要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卽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寶玉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鞞闕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

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上所賜皆以德視之若絜之爲物上下皆非可以爲德矣

人生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慢易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盛必無狎玩之失

書經注卷之七

吳

然於此或有不戒則狎玩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侮小人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替服役之心此玩人喪德之病也不役於耳目之好則百爲之間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于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

又要其效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善則邇人安

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啟人之玩妨人之寶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已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葵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遠也此章因寶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

書經注卷之七

聖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雖指受爨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凜然於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寶万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

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
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
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書經注卷之七

吳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